

目 录

靖县人民的迎解斗争·····	邹俊兴 (1)
我的起义前后·····	明一轮 (9)
回忆靖县解放时的“人民治安维持委员会” 和“临时政府”·····	邓衍先 (28)
红军长征路过靖县的概况·····	党史办 (34)
红军长征的新厂战役·····	党史办 (41)
靖城阻米惨案见闻·····	戈荫清 (45)
抗日荣军在靖县·····	屠昌寿 陈家禄 (54)
靖县“抗日自动兵团”始末·····	覃太江 (62)
清末民国时期的靖县教育·····	吴宗禄 吴三麟 (66)
靖县锹里地区民族教育概况 ·····	吴宗禄 吴三麟 李伯荣 (79)
靖县早期的几位女教师·····	周后进 (88)
从“舅霸姑婚”到“对歌求婚” ——锹里苗侗族的婚姻习俗·····	吴三麟 (94)
靖县近代县团级以上人物简介 (一) ·····	文史委员会 (99)

靖县之最	刘真贵 (113)
地名知识漫谈 (二则)	杨保民 (124)
靖州书法艺术小览	杨文基 (127)
靖州十景	明泽桂 胡 瑜 (135)
飞山庙	明泽桂 (160)

靖县人民的迎解斗争

·邹俊兴·

一九四九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反动政权彻底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时局的急骤变化，加速了蒋管区各派政治势力的分化瓦解。明智者，顺应历史潮流，举旗起义，投靠人民，积极参加迎接解放的斗争；怕事者，暂时保持中立，以求少惹是非，日后进退有路；唯有顽固者仍死心踏地地坚持反动立场，等待国民党反动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这样，就在尚待解放的地区内，形成了一场尖锐、复杂的迎接解放与反对解放的斗争。

这场斗争，在当年的靖县，也是十分激烈的。

靖县，古称“诚州”、“靖州”，地处湘西南边陲，历来是湘、黔、桂三省边境地区的军政要地，曾有“诚州旧是干戈地，撑住东南半壁功”之说，因此，反动根基十分深厚。到了全国解放前夕，当时的靖县县长卢礼波及地方的一部份顽固派，秉承其主子“在西南地区建设一道人防长城”，“与共军一打总体战，二打游击战”的旨意，在靖县大肆收买兵痞、特务，安插亲信，排斥异己，实行白色恐怖，妄图

把靖县变成蒋帮残余势力的反共前哨阵地，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可是，历来饱受欺压而又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靖县人民，并没有被反动势力的气焰所吓倒，他们在一些先进分子的发动与组织下，积极开展迎解活动，终于赢得胜利，实现了靖县的和平解放。

一九四八年底，我县铺口官团的潘月松，与溆浦的向承祖，以及张云程（靖县城内十字街人，当时住长沙），同去香港，通过俞恪（平江人）的介绍，拜见了当时在香港从事革命活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对外称“孙文主义者联盟”）负责人李济深同志，秘密加入了“民革”；后又领受了“回湘策动地方武装起义，组织人民群众迎接解放”的任务返回湖南。根据李济深同志的指示，向、潘分别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展活动，张云程坐镇长沙负责联络，并直接向住在香港的李济深同志汇报请示工作。

潘月松回到湘西以后，首先以洪江雄溪桥头的一个小客栈为基点，通过其子潘显湖，联络了当时靖县在洪江读书的学生储吉顺、覃仁富、冯元焯、朱友文，以及会同的龙家星等秘密集会，暗中传播革命思想，鼓励他们回县以后，争取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迎接解放的工作。不久，他即回到靖县，开始物色对象，从事具体的迎解活动。

这时，从上海回靖在简师任教的曹振家同志，也正在县

内积极开展迎解工作。他利用同事、好友、师生等关系，先后联络了县中教员王镜，鹤山小学教员邓衍先，县党部组训科长张润华以及阳祖钦等人，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在体育场“七七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成立了一个名为“夜未央团契小组”的秘密革命团体。这个组织以“同情解放、支援解放、自求解放”为宗旨，提出了“联络靖县各界人士，接受共产党领导，迎接解放”的行动纲领，并很快与潘月松取得了联系。从此，“夜未央团契小组”的成员便经常在亲友中秘密宣传革命道理，他们把南京解放、上海解放、长沙和平解放等重大新闻消息，以及当时共产党提出的《共同建国十大纲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三章》等革命文件印制成传单秘密张贴于靖县城内的大街小巷或散发到亲友手中。这些革命宣传品，对加深当时靖县人民对于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了解，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以及进一步分化瓦解敌人，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靖县方面有曹振家等同志在从事迎解活动，故潘月松回县不久，即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绥宁。

为争取中间势力，曹振家亲自出马，动员当时任靖县自卫团副团长的明一轮，弃暗投明，举旗起义。曹振家与明一轮乃多年故交，关系较为密切。经过多次交谈，虽然明一轮当时以为“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军官，共产党是不是真的会承认

和相信自己？”存有顾虑，犹豫不决，但仍表示愿意暗中支持和保护曹的工作，绝对保持中立，“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向人民解放军开火，”同时表示：只要和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接上了关系，并能够对他既往不咎，便愿意率部起义。

一九四九年九月，我人民解放军胜利进抵湘西，先后解放了沅陵、辰溪、溆浦等一大批县份。在这种情况下，早有弃暗投明思想的国民党荣军生产处少将处长赵凌霄，在曾经参加过红军、当时任荣军班长的张正云等人的鼓动下，决定率部起义，并与人民解放军十三兵团取得了联系。同时，张正云还通过当时靖县发电厂厂长刘顺成，再由刘顺成通过储俊对明一轮作工作，联络明一轮举旗起义。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安江及黔阳县城相继解放，当时负责在靖县一带设防的国民党一百军闻风丧胆，狼狈向贵州方向逃窜。他们的这一溃逃，使得靖县的一伙顽固派慌了手脚。县长卢礼波立即召集龙骧、梁经书、储康民、明一轮、丁健等人开紧急应变会议，决定走为上策。会后，卢礼波便派城厢警察所所长李国荣，带领三十多条人枪，护送自己的家小、财物及一部份重要文件档案，先向藕团、新厂方向逃跑。十月四日，洪江、会同解放，任当时湖南省第十区保安副司令兼靖县自卫团团长的吴君庭，于当日下午单人独马由洪江逃回靖县，因察觉到明一轮有起义的苗头，于是就拉起

自卫团中的一帮亲信，连夜逃离县城，回到新厂老家去了。第二天（十月五日）中午，县长卢礼波丢下其他政府官员私下带上警察队武装人员向铺口逃去。龙骧、储康民、申亚藩、祝体仁等人及其他政府官员，也纷纷向三墩、藕团一带逃散。县政府变成了一座空衙门，现出一幅“树倒猢猻散，各自奔东西”的狼狈景象。

十月四日，我全体迎解人员，得到人民解放军将于第二天进军靖县的确切情报后，精神振奋，通宵达旦地进行工作，筹资金、买纸笔、写标语、刻快板、印传单，忙得不可开交。“夜未央团契小组”的同志齐集曹振家的家中，用曹振家同志的爱人石金玉献出的崭新的一幅红缎被面，连夜赶制了靖县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准备作第二天迎接解放军进城之用。五日上午，迎解人员深入居民，宣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安定民心，并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当天下午，明一轮带领部份武装，抄近路赶到铺口强行收缴了卢礼波及其随员的全部武装，并用计将李国荣带领的先行逃至藕团的另一部份警察武装调到洋溪全部缴械，李国荣因负隅顽抗，被当即就地处决。

十月五日这一天，天气晴和，各界人民推选曹振家、赵凌霄、雷膺谷、段杰、田庆谷、金兰生、臧厚予、梁源吉、罗植玉、李杰斌等十余人为代表与“夜未央团契小组”部份成员出城迎接解放军。当天下午，代表们身佩写有“共解

人”三字的鱼尾形红布条（即联络标记），来到北门外的接官亭，等候人民解放军到来。

下午五时许，人民解放军三三四支队（即三十八军一二师）的全体指战员，在首长柴川若、王日轩等同志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来了。代表们走向前去，向首长和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问候；柴、王等首长与代表们一一握手。片刻之后，部队举行入城仪式，以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为先导，指战员们排成整齐的队伍，迈着雄健的步伐，在欢迎代表的陪同下，过车站，经西街、进入县城。这时，全城鞭炮齐鸣，欢迎的群众分立街道两旁，向人民子弟兵挥手致意，情绪热烈而又秩序井然。人民解放军三三四支队进城以后，随即于十月七日召集县城各界代表开会，成立“靖县人民治安维持委员会”。十月八日，县城各界人民隆重集会，庆祝解放。

但是，靖县迎接解放与反对解放的斗争并没有到此结束。

在人民解放军进驻靖县时期，先后逃散于新厂、藕团、三锹一带的吴君庭、龙骧、储康民、龙安礼、申亚藩、吴德俊、祝体仁、戈荫清等人，复又汇合，聚集于藕团康头寨，开了两天紧急会议，成立了所谓“靖县流亡政府”和“靖县自卫总队”，推选储康民为县长，企图与解放军、“维持会”分庭对抗。由于三三四支队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直插广

西，断截白崇禧部队逃跑的后路，故仅只停留几天，于十月十日又全部撤离靖县，继续向大西南挺进。当解放军撤离靖县后，吴君庭等便勾引逃向贵州的国民党一百军及一〇三军残部于十月十二日窜回县城，大肆对迎解人员及维持会工作人员进行反扑。在仅二十来天的时间内，他们就先后杀害了迎解工作人员孟振林，放火烧毁了曹振家同志的房屋，一百军还抓走了“民革”成员潘月松。后来，他们又组织土匪武装暴乱，多次抢劫靖城，相继杀害了曾为解放军带过路、送过信的甘棠贯头的黄透文，寨牙的林顺泰、曾桂林、张松华等人，以及近百名抗日荣军生产处官兵，真是残酷至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中共会同地委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同军分区和四二〇团的指导下，先后成立了靖县临时人民政府（曹振家任县长）和靖县人民自卫大队（明一轮任大队长）。全县人民团结在临时人民政府的周围，为维护社会治安，支援大西南的解放以及后来的剿匪斗争，作了大量的工作。

同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主力，在配合完成解放大西南的任务之后，胜利回师湖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湘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为了集中兵力歼灭“中心区”之土匪，当时驻我县人民解放军四一八团和全县党政机关于一九五〇年四月下旬奉令撤离，土匪再次盘踞靖县，致使靖县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人们终日惶惶，难安生计。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人民解放军搜集、传递情报。覃筱藩曾经将一份靖县中统、军统特务组织的名单，通过赵凌霄之手，转交给我会同地委刘昌同志。邮电局的职工，经常通过公函、信件向我驻守会同的党、政、军领导汇报有关靖县方面的情况，投递我军政领导与地下工作人员之间的来往书信。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日，我“中心区”的剿匪任务胜利完成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一四〇师四一八团回师收复靖县。全县人民欢欣鼓舞，积极协助部队清剿土匪。在全县人民的紧密配合下，仅三个月的时间，就基本肃清了盘踞靖县的数千名土匪，建立了人民政权，从此，靖县人民重见了光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伟大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靖县革命前辈为着全县人民的彻底解放，前仆后继，英勇斗争，其精神光照日月，永生不死。

我的起义前后

·明 一 轮·

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同志要我写一篇有关靖县解放时期这段历史的回忆录，我便写了“我的起义前后”一文。文章一方面反映了靖县解放时人民的迎解斗争情况，同时也记录了我是如何从一个国民党旧职人员转变为革命战士的过程。虽是我亲身经历，但因年代久远，记忆难全，若有出入或错漏之处，希知情者批评指正。

一、螳臂挡车 杨镇南异想天开 共话兴亡 曹振家指点迷途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元月，北平和平解放，我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国民党部队土崩瓦解，南京政府摇摇欲坠，江南大地，一片混乱。

湖南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杨镇南，野心勃勃，异想天开，令所属靖、会、绥、通、芷、黔、怀、晃八

县，各建一个团的武装，名曰“自卫团”，组成第十区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坐镇洪江，妄图凭借山区险阻，坚持反共。

我县于一九四九年春奉令组织湖南省第十区自卫第四团（以下简称自卫团），由原来的两个联乡大队扩充改编为两个营组成。第十区保安副司令吴君庭兼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唐行知任团附。第一营营长龙安礼，副营长沈正标，下辖三个连；第二营营长杨志杰，副营长黄泽民，下辖四个连；团部另设一个特务排，排长李国栋。当时，吴君庭住洪江保安司令部，由我代理团长职务。全团名誉上虽有官兵六百余人，长短枪六百余支，但枪支、人员大部分散在民间。

一九四九年三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解放军乘胜猛进，势如破竹。国民党残兵败将，溃散奔逃，惊慌失措，人心惶惶。我感到时局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值此关键时刻，曹振家同志来到我的家里。

曹振家，靖县城内路边井人，自幼父母双亡，早年在北京香山慈幼院读书，直到高师毕业。“九一八”事变后，曾在东北参加过抗日游击队。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在我县从事教育事业，任过县高级小学校长、县教育科长、县简易师范学校教导主任等职。其人德才兼优，待人和善。当时，他刚从上海回来不久，正在简师任教。我和曹振家，乃多年故交，别后数载，旧友重逢，无话不谈。当谈到当前时局时，

他说：“古云：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国民党贪污腐化，丧失民心，共产党廉洁正直、大公无私，得民心，顺民意，是取胜之根基，必胜无疑。”谈到个人出路时，他更是推心置腹、语重心长地劝我：“要审时度势，择善而从，倒戈反击，投奔共产党，不可因一时之误，遗恨终身，抱怨百年。”振家同志见多识广，他的言谈，令人信服，特别是这一席肺腑之言对我感动尤深。我想，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已被打垮，眼看国民党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了。要打，不可能；要跑，跑不掉；只有求和，才是生路。但又不知道共产党究竟对我如何，因此，我一时还没拿定主意，不敢轻率地做出决定。振家同志还鼓励我先竖旗子，扩充势力，等待时机，并且向我表示：“只要你愿干，我也敢干，跟你一起，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他的这个建议，我不敢接受。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慎重一点好。

时局的发展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县长卢礼波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要我们加紧布防，训练队伍，作好准备，效忠党国。此时，我又想起振家同志的谈话，眼看大势将去，是进是退，何去何从，前途茫茫，忧心忡忡。

为时不久，听说在六月的一天，胡昌福、邹旭、马锡吾、陈国栋等二十几个人在飞山寨有次集会（不知其会议内容如何）。在此之后，靖城西街、河街、大码头、鸡公亭等处，出现了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各种传单标语，全城轰动，都说

解放军已到靖县了。我晓得，这是振家同志所为。我为好友的处境担心。果然，这件事引起了卢礼波等人的怀疑。他惊慌失措，如临大敌，连忙布置警察、特务，暗暗侦察。有一天，我和龙骧、梁经书、祝体仁等人在卢的住所开会，卢礼波首先发言。他说：“那些传单，可能是曹振家搞的，我看把他干掉算了。”大家沉默片刻，不置可否。龙骧对我注目以视，我说：“根据我们侦察所知，曹振家只不过是一个怀疑对象，没有确凿证据，凭空把他杀了，也不大恰当。”龙骧也说：“这样的事，是应该慎重一点。”卢礼波只好罢手。过后，我把这事告诉了曹振家，要他注意安全。

二、长沙解放 储兆锜喜牵红线 四面楚歌 卢礼波紧急应变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湖南省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全省人民，无不欢欣鼓舞。

八月下旬，黄杰被任命（国民党的命令）为湖南省主席，与白崇禧一起飞抵芷江，在芷江成立湖南省政府，企图霸占湘西，反共到底。但是，这仅是他们的幻想。为时不久，解放大军直捣湘西。黄杰无奈，只得又坐上飞机逃跑了，所有军政残余人员，惶惶如丧家之犬，途经靖县，上广西，过贵州，男男女女，日夜奔忙，一片混乱。

九月初的一天，储兆铤（即储俊）欣然来到我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现在时局已非常紧张，湖南大部解放，眼看解放军就要抵达靖县，你作如何打算？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我说：“事情很为难，目前尚无定见，请你拿个主意，为我解危。”他说：“值此关键时刻，需要当机立断，毋庸拖延，我主张借鉴程、陈两将军的举动，竖起义旗，倒戈反击。”我说：“好是好，就怕共产党不能容纳于我，且又不得其门而入。”他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既如此，实话对你说了吧，我就是受那边的委托，特意来征求你的意见的。”他的话，使我非常震惊，忙问他受何人所使，他说：“事关秘密，暂不能告诉你，以后会慢慢知道的，有事我可以替你转达。”储兆铤是靖城西门外人，早期曾任过渠阳镇镇长多年，后改业经商，为人忠厚，与我合夥开办了亨利面坊。他的话，我深信不疑，但为了慎重，我指定团附唐行知与他联络。九月二十三日，唐行知带来了几个鱼尾形的红布条，上面倒写着“共解人”三字，他告诉我这是与解放军的联络符号。我立即要他严守秘密，除杨志杰以外，不得让任何人知道。

事后，我才得知，与我们联络的人，名叫张正云，北方人氏，早年曾当过红军，当时是驻靖荣军生产处的“荣军”，他是通过靖县发电厂厂长刘顺成（荣军），再由刘顺成通过储兆铤，由储兆铤通过唐行知，经过单线多层关系，符号才

送到我的手里的。一九五〇年，张正云在会同县人民自卫大队担任指导员时，我才和他见面，认识了他。一九五一年，他又调到新晃县龙岗烟厂任厂长，我们还在芷江多次见过面。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县长卢礼波召集县党部书记长龙骧、县参议长梁经书、自卫总队总队附储康民和我，以及警察局长丁健、民报社长祝体仁、县政府主任秘书曾宪刚、荣军生产处秘书叶润波等人，到县长办公室开紧急应变会议。会上，卢礼波首先传达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杨镇南的训令，大意是：解放军就要到来，情况非常紧急，赶急疏散，保存实力，避其锋芒等等。接着，他分析了当前形势，说道：“解放军虽然是胜利之师，锐不可当，但毕竟人地生疏，军队也有限，不可能长期分散驻守，不过是过路而已。只要我们暂时躲过锋芒，保存实力，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盟军出兵，便可全面反击，东山再起，江山还是我们的。”他要我们看清形势，安于职守，精诚团结，坚持到底。

会议决议两条：一、全县所有武装，包括自卫团、自卫总队、警察局（所）、以及乡镇自卫中队和所有民枪，一律由自卫团统一指挥调遣，以利应急作战；二、党政各机关人员，有家的，暂时回家躲避，其余一律先到藕团，观察动静，然后向三锹一带撤退，必要时，全县武装拉上山去，在

湘黔边境地区大山里打游击。具体安排，由自卫团决定。

会议结束后，卢礼波派城厢警察所所长李国荣将自己的家属、财物护送到了藕团。

三、举旗起义 众官兵精神振奋 奉命交枪 我心头又生疑团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安江解放。四日下午，吴君庭单人独马，慌慌张张从洪江跑回靖县，随即连夜回新厂去了。五日中午，卢礼波又带着警察队俞队长等人朝铺口方向逃走，其他政府官员和地方头目也纷纷向三锹、藕团一带逃散。我闻讯后，随即和丁健等人于当天下午率队轻装出发，抄小路，走社坡脚，连夜追到铺口。在杨才斌等人的协助下，于铺口同罗田缴获了卢礼波带走的二十多条枪支，并迫使卢礼波将护送其家小先行逃至藕团的李国荣调到洋溪，六日拂晓，我们赶赴洋溪，预先设伏堵截。李国荣被当场击毙，警长吴国渠亦被抓获。卢礼波见状，惊恐万分，连声求饶。我们看在多年同事、上司的情份，放走了他。他带着老婆、孩子向会同方向逃去，回到老家浏阳。解放后，被当地人民政府镇压。

这次共缴获短枪两支，冲锋枪一支，步枪五十余支，各种子弹二千余发，至此，我们宣布起义，投奔解放军。全体